



满眼青山似“金山” 陶明摄

## 被败坏的爱情

□曲令敏(河南平顶山)

老家那一带,条条丘陵梳子齿儿一样自北而南,直达桐河。岭坡间村落相望,千门万户,生生不息的爱恨情愁,如同坡上庄稼,一季又一季。一代代人糊糊涂涂地生,默默无闻地死。有多少让人恨让人怨的事,因为一点算不上恩惠的好处,很快就消失在水瓢饭碗里。又有多少好事美事,不着痕迹地转弯儿,就掉进浑水沟,被悠悠众口败坏了……

一条十几里长的清清溪水,起源处横岭如切,陡崖下一片溅水出泉成溪,名曰龙泉溪。橙刺园村就在龙泉下的东岭坡根儿。我上小学的时候,橙刺园有个名叫荣梅的女生与我同班。这个荣梅像极了混血儿,肤白如雪,黄黄的头发自来卷儿,怕被人嘲笑,她娘打小儿就让她留长辫子,只是松散的发梢和刘海儿总是拘挛着,湿了水也将不直,同学们都叫她拘挛毛儿。但凡肤白头发黄的人,眼珠也淡,荣梅的眼珠却黑得像琉璃,不停地闪烁着水光。荣梅眉清目秀,一脸平和,像无风无雨的稻田,带着自来笑,很是讨人喜欢。

荣梅她娘和她爹不是结发夫妻,荣梅三岁的时候随母亲来到橙刺园,荣梅的继父肖雷是村里的会计,荣梅母亲嫁过来的第二年,荣梅娘又给荣梅生了个弟弟,一家四口,清苦的日子也过得和和美美。谁知好景不长,荣梅六年级的时候,肖雷被肺结核

夺去了性命。

继父去世之后,村人嘴碎,说荣梅娘命里要穿三条白裙子,肯定守不了多久就会改嫁。气得荣梅娘大哭一场,发誓一个人守着俩孩子过日子,绝不再嫁。荣梅体谅母亲的艰难,小学毕业再戴上戴帽初中,就回家挣工分了。

接替肖雷的会计名叫双林,是村里刚毕业的初中生。虽说比不上老会计的温文尔雅,倒也白白净净,话不多,脾气又好,很受村人待见。双林大荣梅四五岁,对荣梅一家孤儿寡母非常照顾。修房子、砌院墙不用说,村里只要是个男人都不会惜力地帮忙。若是遇上挖红薯井、拉麦上场、窖萝卜这样的活儿,双林就不声不响去帮忙。荣梅去井上担水,十有八九都会遇上他,他二话不说,挽起一大盘井绳“哐咚、哐咚”为荣梅打上两桶水,看着她晃悠悠走远了,这才想起自己的水桶还空着呢。

几年下来,荣梅渐渐明白了双林的心思,荣梅娘也觉得双林这孩子不错。天长日久的,荣梅免不得怀着一颗报恩的心,对双林以身相许。这傻丫头哪里知道,脸不红心不跳的结合,离真正的两情相悦还差着好大一段距离呢!

荣梅十九岁那年,两家大人商量着,秋收一完就让他们成家。

这个节骨眼上,范大俊回来了。范大俊一回来,就张罗着把小学同学叫到一起吃饭,他请客。范大俊高中毕业参军去了山东,几年后转业到油田,油田刚好就在离县城半小时车程的杨各庄。总部扎在杨各庄,不到三年,那里就凭空生出一大片非常洋气的高楼和宽阔的马路,有体育场、游泳池,还有草坪和花园。最了不起的,还有一个供客机起落的飞机场,杨各庄一时间比古老的县城还有名气。

席间,大家说笑嬉闹,仿佛回到了小学时光。

如水的阳光冲洗着生灵万物,人的审美观念早已发生了变化,这会儿荣梅的拘挛毛儿显现出了时尚美。男生们赶车轮会一样去给她敬酒。酒色上脸,艳若桃花,喝着喝着,荣梅就醉倒在范大俊的怀里。原来这伙男生商量好了,要成就一段美满姻缘……

这事传到橙刺园,就像一滴水掉进了油锅。双林铁青着脸去找荣梅,质问她跟大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荣梅说自己只是喝多了,什么事也没发生。大俊像吃了苍蝇一样不依不饶,这让荣梅百口莫辩,到最后气急了,恨声说:“随你怎么想,想啥就是啥!你要是觉得我配不上你,干脆退婚算了。”

这下子惹恼了双林一家,泼天的脏水全来了:不要脸、烂破

鞋,啥难听骂啥。最不该,双林跑到油田上去找范大俊,把荣梅说得十分不堪……结果被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大俊说:“那天我是跟荣梅求婚了,她没答应。今天总算让我见识了你的秀种样儿,我不会放弃的,你等着吧!”

从油田回来,双林就催着荣梅去领结婚证。荣梅彻底失望了:“双林,你办这叫人事吗?早知道那天还不如答应大俊好了……”

“你答应啊,现在答应还不晚,你去试试,看人家还要不要你!”

荣梅听出了话外音,气得脸都白了:“早知道你是这样的人,我荣梅跳河里淹死也不会跟你好。”

好事就这样被双林自己败坏了,荣梅死活不跟他了。

两年后,范大俊带三辆轿车,风风光光把荣梅娶了。婚后,荣梅学了理发手艺,在油田开了间理发店,把娘和弟弟都接了去。随着一对龙凤胎的诞生,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,自然与橙刺园断了音信。

双林气得大病一场,嘴里不停地咒骂那个“割黑草的”(理发员)没良心!可无论他如何表示愤怒,都于事无补。他自己也许不知道,正是他的小气和自私,成为荣梅舍他而去的再正当不过的理由。到头来还是应了那句话:小铁桶养不了大鲤鱼。



### 209.兄弟相煎

欲加之罪,何患无辞?雍正一上任,就把同胞弟弟、战功赫赫的十四阿哥允禵贬去看守皇陵。允禵是心直口快之人,看着四哥如此无情,拒绝下跪接旨。旁边的八阿哥允禩担心场面不可收拾,劝允禵下跪。本来这是一片好心,雍正却认为十四阿哥不尊圣旨,却听八阿哥的话,明显是八阿哥的同党。不久将允禵革去王爵,囚禁于景山寿皇殿。

### 210.墙倒众人推

要想挑人毛病,太容易了。雍正三年(1725年)四月,皇上下诏责备驻守西北的年羹尧:“我派身边的侍卫去西北大营是为部队效力,你却把他们留在身边左呼右拥,好似你的跟班。你是何居心?”朝廷大臣揣摩出了皇上的心思,马上有人实名举报年羹尧。有关部门谨慎地提出处理意见:免去职务。皇上一看就恼了,要求从重查处。

### 211.名教罪人

赐死年羹尧后,雍正皇帝余恨未消。雍正四年(1726年)三月,有人举报侍讲学士钱名世曾写诗赞美年羹尧。雍正下诏说:“将钱名世革职回家,命地方官员制作匾额,我亲书‘名教罪人’四字,挂在钱宅大门上。”雍正还令在京进士出身的官员都写诗文斥责钱名世,并将之编成诗文集送至钱家。

### 212.以书佐酒

宋代文人苏舜钦好饮酒,每晚读书常常要饮一斗酒。有人不相信,一天晚上临窗偷偷窥视,只见小苏正读《汉书·张良传》,读至“良与客狙击秦皇帝,误中副车”时,遽击掌曰:“惜乎,击之不中!”遂满饮一大杯。又读至张良对汉高祖说“我是老天爷派来辅佐你的”时,又复举一大杯。小苏的岳父闻之大笑说:“有如此下酒物,一斗不多也。”

(老白)



## 风雨婺源行

□张鸿伟(河南宝丰)

婺源,位于江西东北部,因生态环境优美和文化底蕴深厚,被誉为“中国最美的乡村”,也是我心仪已久的地方。

终于有机会来到婺源,满眼望去,群山环绕,植被苍翠,云雾缭绕,空气清新。渐渐地,一片片鹅黄映入眼帘,慢慢连

成一片,进而浸满了整个山腰,一片片、一层层……黄得耀眼、深邃、郁郁葱葱。这就是婺源的油菜花梯田!

正当人们沉浸在花海之中时,空气中的湿气逐渐加浓,进而是淅淅沥沥的雨滴,四周的景物也被雨雾吞没。上山时没

带雨具,衣服几近淋透,带着失望的心情走在下山的路上。难道这次出行真是个错误?

走着走着,雨停了。来到了路边一处观景台上,白茫茫的雾渐渐变淡了,一幅山水画卷终于在我们面前展开。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群徽派建筑民居,白墙

灰瓦,砖雕斗拱,依山而建,错落有致。民居的前后左右都是梯田状的油菜花田,群山雾气缭绕,时隐时现,犹如仙境一般。

真应了好景不长这个词,个把小时后,浓雾渐渐加大,顷刻间就把眼前的景色淹没如初。